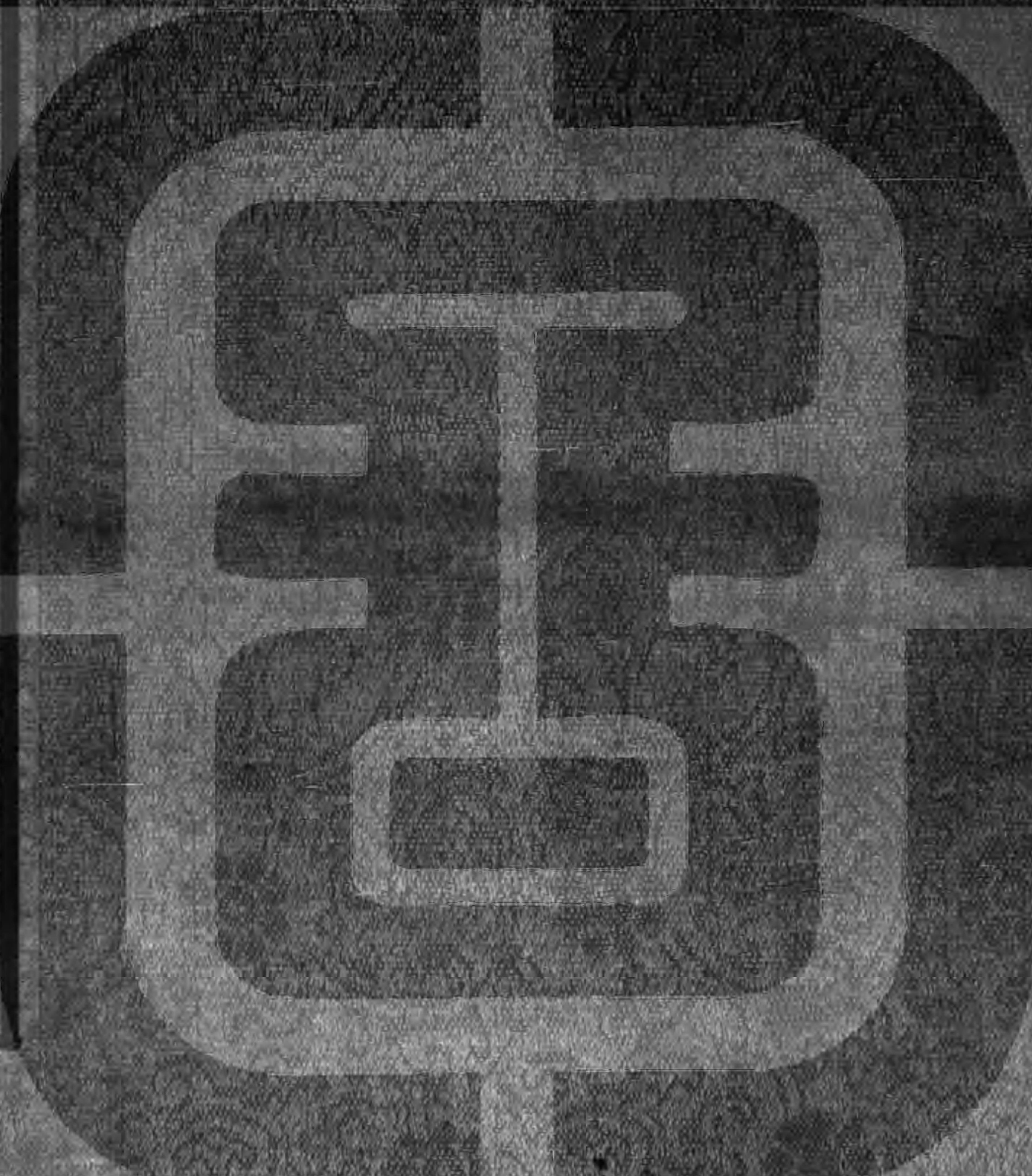


續通典

樂七

第六冊



編修臣曹城
檢討臣彭元琬
恭校

續通典

樂七

大祠與忌日同者不去樂議宋

宋仁宗嘉祐七年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之祠用樂明

其不有樂改其不用樂

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

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七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懸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為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古樂淡且和議

宋

周子通書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而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

至治者遠矣

律尺議 宋

司馬光與范景仁論樂書曰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則不容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

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鐘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夫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

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于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于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則斂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從生耶

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謂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于書。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侖者。為黃鐘之律。是則生于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庇空之處。而必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積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

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庇空之處。而必責其絲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于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積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

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權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于度法，止于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

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譏諷也？范鎮答司馬君實論樂書曰：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懣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不適中，宜獲戾于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于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于後世。

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于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于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于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

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鐘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于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

廣之謂也。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于後世亦可為律，而故于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

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于權衡，則由黃鐘之重；施于量，則由黃鐘之龠；施于尺，則由黃鐘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尺邪？豈得謂尺生于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

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使得其真泰用庶之法制為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舞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

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不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咨不敢不為此譏諷也徽宗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篴之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

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曹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西屬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畧取之蔡京神

其說而托於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禮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

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廼稱朕咨諏之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

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

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次鑄四

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為一代之

樂制。其後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

指寸。而內侍黃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

畧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

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昂試之。時昂終匿

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為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

長于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于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

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初。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摠。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

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

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据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

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徃徃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

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倘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元豐朝會樂十議 宋

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為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官先就立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

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宮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為四表表距四步為鄼綴各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

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
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
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
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
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
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
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
也請按圖以翟羽爲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
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鼓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

二工執鐺執鏡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
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
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鄼綴總干正立定位堂上
長歌以咏歎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
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
和之以金鐺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
蹈厲爲猛賁趨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向
一擊一刺爲一伐四伐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
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

嚮空却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鐃。廢。鐃。鳴。鏡。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八佾而爲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

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爲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鞀。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鞀。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罇鐘相應。鞀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鞀應鞀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鞀。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樂縣內。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爲樂節。請

樂縣內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矇眡瞭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宮縣設鼗以為樂節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鐘鼓奏九夏是在廷之樂夏擊則祝敵球則玉磬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一庭後世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遂於堂上設歌鐘歌磬蓋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

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篋虞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錄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於西階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虞之下擊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

蓋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為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為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宮縣遠。漢唐以來。宮室之制寢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苟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况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工。與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楊傑大樂七失議 宋

元豐三年。楊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

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本效人。非人效樂。

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

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埙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罇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

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既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殺無馭，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蓋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呂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呂夏至祭地不奏，太簇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呂而四望山

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贊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別，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呂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爲十二均圖併上之。

用正聲廢中聲議 宋

徽宗大觀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

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黃鐘也。黃鐘即中聲。非別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閱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黃鐘爲正聲。又以一黃鐘爲中聲。則黃鐘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呂居黃鐘之次。陰呂也。臣聲也。今減黃鐘三分。則入大呂律矣。易其名爲黃鐘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陰呂臣聲。僭竊黃鐘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

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用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黃鐘爲正聲。易大呂爲中聲。之黃鐘。是帝律所起。黃鐘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陰。退律進呂。爲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爲宮。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刊正訛謬。著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已頒中聲樂在天下者。

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爲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絃。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絃。絃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爲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絃。太少樂內。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

簫三等。謹按周官籥章之職。龡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呂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爲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遂埙篪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一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

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鐘一清聲。黃鐘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上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黃鐘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鐘爲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鐘曲。則巢笙奏林鐘曲。以應之。宮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爲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祝。故晉鼓鑄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宮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戛擊鳴球。

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

崇寧之樂可變議 元

吳萊淵穎集曰。鄉余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增宮縣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肄其鐘鼓鏗鏘。不復能

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倏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冶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和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黥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黃帝

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說。先鑄帝鼎八鼎。復造金石鍾虡。雕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矣。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元鼎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沒。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

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唯採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北俗。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

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贍，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太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以來則以胡樂定雅樂。唐至元宗，胡部坐部立樂，工肆樂坐技不通，然後為立技。立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古雅樂之正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俱曾製大樂元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龜茲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與俗之

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古來律歷二事更相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歷。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鍾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黃鐘三寸九分不合於理議

明

季本律呂別說曰。近日莆田李教授文利著律呂元聲專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蓋本呂氏春秋仲夏適音篇。

其言曰。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谿之谷。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宋劉恕作外紀書黃帝令伶倫造律。亦載此文。原恕之意。不過博采古書以備三皇之事耳。而三寸九分之制。則未暇詳求其義焉。然呂氏季夏六月紀。又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

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為下其法固與史記漢書上下相生三分損益者同而黃鐘之宮實起九寸也呂氏之說前後不同亦自相牴牾矣夫史記漢書雖未為得古人律制之意然比之三寸九分之說猶有可推而其數亦似自然若以三寸九分為黃鐘如呂氏上下相生之法而損益之至於應鐘止長一寸八分四釐八毫八絲何以成聲

耶竊意長三寸九分當為長九寸空徑三分之誤也故漢書引此語削去長三寸九分五字蓋有以知其為非矣隋志亦偶未察而復述此以論和聲亦欲備古義踵其誤而不覺耳終亦以上下相生三分損益為古人易簡之法而黃鐘之為九寸者皆仍漢舊未有改也若韋昭註國語而曰黃鐘陽之變本為黃鐘而言其曰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亦言黃鐘之圍徑長短而於蕤賓則固曰管長六寸二分八釐但舉成數而曰六寸三分耳非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為黃鐘之變也豈可據三

寸九分之謬說。以為黃鐘之定數哉。文利之意。本以律呂之數。往而不返。非陰陽消長往來之理。故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鐘陽氣尚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鐘以至黃鐘。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鐘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此其差也。然陽之進也。氣則從微至著。以漸而盈。陰之退也。氣則從盛反衰。以漸而縮。陰陽進退盈縮。適均。不應陽之始進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進九分。陰之始退以六分。而後則五辰皆退九分也。其意雖善。而數

亦強排。且非呂氏上生下生之本法也。則亦臆說而已。既以三寸九分為黃鐘。因謂黃鐘之尊。在於清氣上行。不在數多。清者數少。濁者數多。數少者貴。數多者賤。黃鐘為宮。聲極清而上行。至角徵羽。乃下降重濁。而為民事物。盡斥諸儒言黃鐘長九寸之非。殊不知禮有以多為貴者。如獻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豆數。天子二十六。諸公十六。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甸數。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之類。各隨所重。以別尊卑。未嘗執一端。以為典要也。故數多

管長則聲濁而為宮。有持重深沉之意焉。何害其為貴。數少管短則聲清而為羽。有飛越輕佻之意焉。何害其為賤。商角徵之聲亦因是而上下之。此君臣民事物所以序也。凡天之道體靜而用動。君也者以靜制動者也。自商以下皆以靜而制於動者也。古人立法亦隨所用而各有意義。何必務為新奇以成其臆說哉。今律呂大象章既以子黃鐘為正宮。丑大呂亥應鐘為宮。寅大簇戌無射為商。卯夾鐘酉南呂為角。辰姑洗申夷則為徵。巳仲呂未林鐘為羽。午蕤賓為正羽。以配君臣民事物。

之等則明以三寸九分之黃鐘。以次而至於九寸之蕤賓者也。其定五聲生數次第則曰宮聲五十。商聲八十。角聲九十。徵聲七十。羽聲六十。商角則自宮而加多。徵羽則自角而減少。或加三十。或加一十。或減二十。或減一十。其參差不齊。又不知其何所本耶。夫宮土聲也。以土當河圖之五數。十乘之而為五十。徵火聲也。以火當河圖之七數。十乘之而為七十。羽水聲也。以水當河圖之六數。十乘之而為六十。猶可說也。商金聲也。而以當河圖之八數。十乘之而為八十。則木而非金矣。角木聲

也而以當河圖之九數十乘之而為九十則金而非木矣。其視律呂大象章所差之次又何其舛錯耶。又以變宮五十變徵七十為二變以備七音。是又襲七始七同之舊也。故其對調旋宮之圖悉從律呂新書每均七聲之數而蔡氏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亦併用之。然止用全聲不用半聲其數皆不因上生下生而得。徒以雌雄和鳴之故陽律三為宮商角則陰呂二為徵羽陰呂三為宮商角則陽律二為徵羽其長短亦不皆一一順序也。亦安在其為均哉。至於六十

調圖雖本律呂新書而新書之意乃以一律為五調故每律皆立五均。今以其逆行而正之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捏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湊其雙宮對調之圖則止据奏歌二律分配而互換更番也。此本不知律呂新書之意而妄意為之其勞拙亦甚矣。其正五音章以喉舌齒唇牙分屬宮商角徵羽則別為一義。蓋喉舌齒唇牙字音也。字亦有清濁半清半濁之分。故借宮商角徵羽以名之。如沈括所謂字則有喉唇齒舌當使字字舉皆輕圓而聲中無字又宮聲字而曲合用

商聲則能轉宮為商。使字中有聲則可。若謂字聲即合歌聲則不可以。歌聲即同字聲。是又一牽扯也。至引蘇祇婆七聲之說。正是秦漢以來五聲二變之義。但在西域其名異耳。安得執此以為聲清之證哉。其為此書止有以先儒不識黃鐘生成之數一節。足以破往而不返之失。其餘諸論。今不令古不古。以法象則無取。以度數則不倫。無一合於理者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其此之類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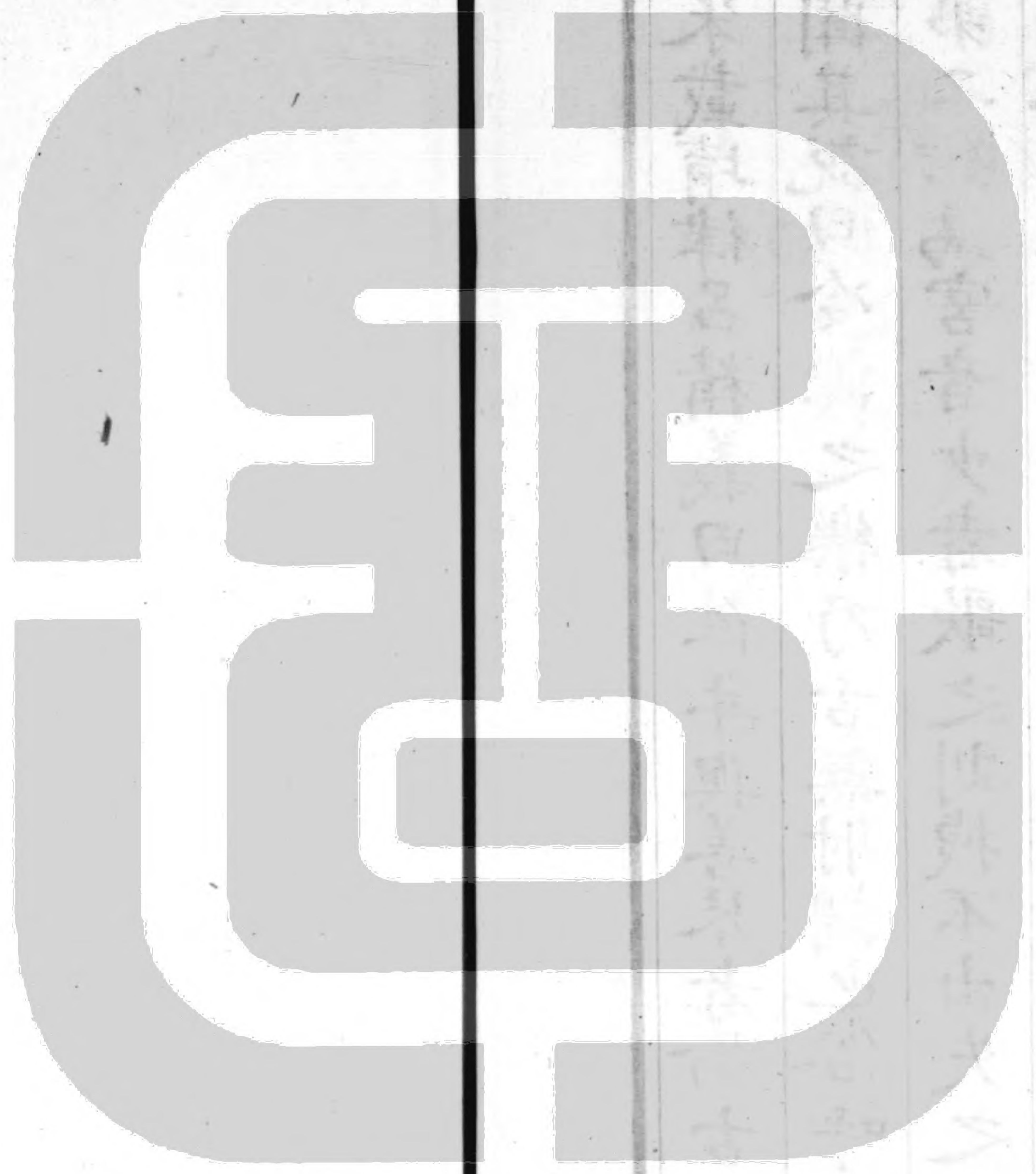
琴以第三絃為宮為中和議

明

朱載堉律呂精義曰。往年與善琴者論古今雅樂高下。聞其說曰。冷謙之樂。乃古無射調也。俗呼為清商調。以第二絃為宮音。少者歌之。則拽不出。失之太下。恐非中和也。蔡元定之樂。乃古夾鐘調也。俗呼為清徵調。以第四絃為宮音。老者歌之。則揭不起。失之太高。亦非中和也。所謂中和者。古之正調是也。俗呼為清角調。軒轅氏之所造。以第三絃為宮音。比冷謙高一調。比蔡元定低一調。老者歌之不揭。少者歌之不拽。不高不下。是名為中和也。特典樂尤世賢亦知音者。以所帶來神樂觀笙。

吹其所習舊樂章譜與琴譜相校所論不虛也

一陽吹故樂之不勝少故樂之不勝不勝不勝不勝
之無道又第一 宮音由中而高 一陽吹琴亦五調
也何謂中叶音古之五陰吳世初和商音而辨其樂
曰 一陽吹音尖音樂之四辨不味尖之太高亦非中叶
以少祭五五之樂八古夾豎陰也計也商音辨陰也
辨之 一陽吹音少音樂之四辨不味尖之太高亦非中
辨其 一陽吹音少音樂之四辨不味尖之太高亦非中
本度亂辨音辨音曰 一陽吹音少音樂之四辨不味尖之太高亦非中



程